

Voyage au centre de la Terre

地心游记

「法」儒勒·凡尔纳 (Jules Verne)

胡宗泰

◎著
◎译

地心游记

Voyage au centre de la Terre

[法] 儒勒·凡尔纳 (Jules Verne) ◎著

胡宗泰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博雅天舒
CS9000T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地心游记 / (法) 儒勒·凡尔纳 (Jules Verne) 著;
胡宗泰译. —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9.2
ISBN 978-7-5404-8761-4

I. ①地… II. ①儒… ②胡…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
— 法国—近代 IV. ①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23278 号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未经权利人许可,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插图、封面、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

上架建议: 名家经典·长篇小说

DIXIN YOUJI
地心游记

作 者: [法] 儒勒·凡尔纳 (Jules Verne)

译 者: 胡宗泰

出 版 人: 曾赛丰

责任编辑: 薛 健 刘诗哲

监 制: 蔡明菲 邢越超

策划编辑: 王 维

特约编辑: 姚长杰

版权支持: 刘子一 文赛峰

营销支持: 张锦涵 傅婷婷 文刀刀

装帧设计: 梁秋晨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 410014)

网 址: www.hnwy.net

印 刷: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mm × 1270mm 1/32

字 数: 200 千字

印 张: 8

版 次: 2019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4-8761-4

定 价: 39.80 元

若有质量问题, 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 010-59096394

团购电话: 010-59320018

目录

| contents |

- 第一章 利登布洛克叔父 _001
- 第二章 一张羊皮纸 _006
- 第三章 破译的困惑 _011
- 第四章 我解开了密码 _019
- 第五章 叔父的决定 _023
- 第六章 叔侄大辩论 _029
- 第七章 行前准备 _037
- 第八章 我们到了哥本哈根 _044
- 第九章 抵达冰岛 _051
- 第十章 冰岛的一次晚餐 _058
- 第十一章 向导汉斯·布杰克 _064
- 第十二章 前往斯奈弗山的路上 _070
- 第十三章 即将到达斯奈弗山 _075
- 第十四章 斯奈弗山会爆发吗 _080

- 第十五章 登上斯奈弗山顶 _086
- 第十六章 火山口底 _091
- 第十七章 地下旅程开始了 _097
- 第十八章 海面下一万英尺 _101
- 第十九章 我们要实行定量配水了 _107
- 第二十章 一条死胡同 _112
- 第二十一章 渴! _117
- 第二十二章 还是找不到水 _122
- 第二十三章 “汉斯小溪” _125
- 第二十四章 海下 _130
- 第二十五章 休息日的谈话 _134
- 第二十六章 我走失了 _139
- 第二十七章 奋力找出路 _142
- 第二十八章 声音的传送 _146
- 第二十九章 得救 _153
- 第三十章 地下海——利登布洛克海 _157

- 第三十一章 木筏 _164
- 第三十二章 航行在地下海上 _169
- 第三十三章 巨兽格斗 _176
- 第三十四章 阿克塞尔岛 _183
- 第三十五章 暴风雨 _188
- 第三十六章 我们走回头路了吗 _194
- 第三十七章 一个人头 _200
- 第三十八章 叔父的讲演 _205
- 第三十九章 萨克努斯的匕首 _211
- 第四十章 前进受阻 _218
- 第四十一章 直往下坠 _223
- 第四十二章 又朝上升 _228
- 第四十三章 火山爆发 _234
- 第四十四章 我们到了斯特隆博利 _240
- 第四十五章 尾声 _246

第一章 利登布洛克叔父

我的叔父利登布洛克教授住在科尼斯特拉斯街十九号，这是汉堡旧城区里最古老的一条街道。1863年5月24日，星期天，我的叔父急匆匆地赶回他的那所小住宅。

家里的女佣玛尔特以为自己把饭做晚了，因为饭菜刚刚开始锅里吱吱响！

“瞧着吧，”我心里想，“叔父的性子比谁都急躁，要是他肚子饿了，准会大喊大叫的。”

“怎么，利登布洛克先生已经回来了？”玛尔特微微打开饭厅的门，神色惊惶地喊着。

“是呀，玛尔特，不过午饭没准备好，情有可原，因为现在还不到两点呢。圣米迦勒教堂刚敲过一点半钟。”

“可是，为什么利登布洛克先生今天这么早就回来了呢？”

“他可能会告诉我们原因的。”

“他来啦！我得走开了。阿克塞尔先生，你要给他解释解释啊。”

于是，玛尔特又回厨房去了。

我独自留下来。不过，要向一位脾气最暴躁的教授作解释，像我这种性格有些优柔寡断的人是无法胜任的。于是，为了避免麻烦，我想回到楼上我那间舒适的小房间去。我正要采取行动时，临街的大门嘎吱一声被推开了，住宅的主人穿过饭厅，直接朝着他的工作室跑过去了，沉重的脚步踏在楼梯上咯噔咯噔地响。

在他急促地穿过饭厅的时候，他将他那根头部为星鸦形的手杖丢到房间的角落里，将他那顶翻毛大礼帽丢到桌子上，又向他的侄子大声叫道：“阿克塞尔，跟我来！”

我还没来得及站起来，教授又提高嗓门不耐烦地向我喊道：“怎么？你还不来？”

我赶快地飞奔到这位令人生畏的主人的工作室。

平心而论，奥多·利登布洛克并不是一个坏人，可是，除非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他至死都是个叫人害怕的怪人。

他是约翰学院的教授，讲授矿物学。在课堂上，他总要发一两次脾气。他一点儿都不理会他的学生是否勤于学业，是否专心听他讲课，日后是否有成就——这些细节他毫不关心。用德国哲学家的话来说，他是“主观地”讲授，是为自己讲课，而不是为别的什么人。他是一位自私的学者，是一口科学的水井，但是要从这口井里打些水上来，是很不容易的。总而言之，他是一个吝啬鬼。

像这样的教授，在德国不乏其人。

有一点是颇为可惜的，那就是我叔父在发音方面有些欠缺，他在熟人之间闲谈还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演讲就不行了，作为一个讲演者，这个缺点真令人遗憾。因此，在学院讲课时，教授常常会突然停下来，他要同某个不易从嘴里说出来的十分拗口的词进行斗争，这样的词会顽强抗拒、逐渐胀大，最后以不太科学的粗话形式脱口而出。每逢这时，教授就会大发雷霆。

在矿物学里有许多半希腊语、半拉丁语的名称，发音都很困难。这些佶屈聱牙的名称就连诗人的嘴也念不准。我并非想说这门科学的坏话，我完全没有这个意思。确实，当碰到什么“菱形六面结晶体”、“松香沥青树脂”、“给兰立特”、“谭加西特”、“钼酸铅”、“镭矿”铸强酸

锰”、“铍养锆钙矽”之类的名称时，一个人无论多么伶牙俐齿，也难免会说错。

在这座城市里，人人都知道我叔父有这样一个可以原谅的毛病，等他说到发音困难的地方时，他们就以此取乐；叔父越是火冒三丈，他们就笑得越厉害。这种趣味就连德国人也认为不怎么高雅。听利登布洛克讲课的人总是很多，但是其中有不少人是特地来看教授发脾气的，来寻开心的。

不管怎么样，我要实实在在地说，我的叔父是位真正的学者。虽然在检验标本时，他有时动作过于粗鲁以至将标本弄坏了，但他具有地质学家的天才和矿物学家敏锐的眼力。用起他的锤子、钢钻、磁针、吹管和硝酸瓶子来，他真是个行家。任何一种矿石，根据它的裂痕、外表、硬度、可熔性、声音、气味和味道，他都能毫不迟疑地指出它在现代科学发现的六百种物质中属于哪一种。

在所有国家的科研机构 and 学会里，提起“利登布洛克”这个名字，人们无不肃然起敬。汉弗莱·戴维先生、德·洪堡先生、富兰克林和萨宾总管路过汉堡的时候，都要来拜访他。贝克雷先生、埃贝尔曼先生、布鲁斯特先生、杜马先生、米尔恩·爱德华兹先生、圣克莱尔·德维尔先生都喜欢向他请教化学方面的疑难问题。他在这门学科上有过许多重大发现。1853年，利登布洛克教授在莱比锡出版了《超验结晶学通论》，这部书为大开本，附有铜版插图，但因投资太高，没能收回成本。

此外，我的叔父还荣任过俄国大使施特鲁夫先生的矿石博物馆馆长，那里珍贵的藏品在欧洲遐迩闻名。

就是这样一个人，现在正急躁地向我大喊大叫。你们可以想象，一个瘦高个子，非常健康，一头金色的头发，外表很年轻，五十岁左

右的人看上去只有四十岁左右。他那双大眼睛在那副大眼镜后面不停地转动；他的鼻子细长，像一把锋利的刀，调皮的学生常说教授的鼻子是有磁性的，能吸住铁屑。那纯粹是胡说八道！不过它的确能吸住鼻烟，而且为数不少，这一点儿不假。

我还要补充一点：我叔父走路时跨步很大，每迈一步约有一米^①远，而且走路时紧握双拳，这表明他是个容易冲动的人。了解到这些情况，你就会明白为什么别人不愿接近他了。

他就住在科尼斯特拉斯街上这所小房子里，房子为半木半砖结构，带有锯齿形的山墙，面向一条曲折的运河。这条运河蜿蜒穿过汉堡最古老的旧城区中心，这一地区在1842年的火灾中幸免于难。

是的，这所老房子有些倾斜，而且向外凸出，它的屋顶倒向耳墙，有些像土根朋会^②会员戴的帽子，线条也远不够垂直。但总体来说，它还是很牢固的，这是因为有一株根深叶茂的老榆树长在屋前，春天树上的花蕾紧贴着玻璃窗。

作为一位德国教授，我的叔父还算富裕。他拥有这所房子和住在其中的人。家里有他的教女格劳班——一个十七岁的维尔兰地方的少女，女佣玛尔特，还有我。我是他的侄子，又是个孤儿，这双重身份使我成了他实验时的助手。我得承认，我非常爱好地质学，我的血管里流淌着矿物学家的血液，当我和我那些宝贝石头在一起的时候，我永远不会感到厌倦。

总的说来，我们在科尼斯特拉斯街这所小房子里过得很快活，虽

① 原文用法国旧长度单位托瓦兹，1托瓦兹相当于1.949米，此处为折算值。后文也直译为托瓦兹。（本书注释除注明“原注”外，其他均为译者注。）

② 土根朋会，即“道德协会”，1808年德国大学生建立的爱国组织，其宗旨是驱逐法国人。

然这所房子的主人脾气很急躁，他的行为也有些粗暴，但是，他还是很爱我的。他这个人就是不懂得有些事需要等待，总是急得要命，甚至有悖于常情。

就拿4月里的一件事来说吧，他在客厅的彩釉陶盆里种了一些木樨草和牵牛花，从那以后，每天早晨他都要去拉拉叶子，想使这些花草长得快一些。

对这样一个古怪的人，你只好绝对服从他。于是我赶快跑到他的工作室去了。

第二章 一张羊皮纸

这间工作室简直像座博物馆，在这里矿物界的标本应有尽有：它们分成可燃烧的、含有金属的和岩石的三大类，贴着标签，整整齐齐地排列着。

我是多么熟悉这些矿物学的小玩意儿啊！我常常不去和我同龄的男孩们玩耍，而要掸去那些石墨、石炭、黑煤、木煤和土煤上的灰尘！那些土沥青、树脂和有机盐类，更是不能沾上一星半点儿灰尘！还有那些金属矿石，从平凡的铁矿石直到贵重的金矿石这里都有，但它们的相对价值在科学标本的绝对平等原则面前不复存在了！所有这些石块足够重盖一所科尼斯特拉斯街的房子，甚至还可以多盖一间好房子，让我住得更舒适一些！

不过，当我走进这间工作室时，我就一点儿也不去想这样美妙的事情了。我的精力全集中在我叔父那里。他坐在那把乌特里希绒大扶手椅上，双手捧着一本书，边看边赞叹不已。

“多么好的一本书啊！多么好的一本书啊！”他喊道。

这呼喊声使我想起利登布洛克教授在余暇还是个有藏书癖的人。在他看来，一本稀有的或者至少字迹难以辨认的古书才有价值。

“怎么样？”他对我说，“看见这本书了吗？这是一件无价之宝，是我今天早晨在犹太人艾维留斯的书铺里觅到的。”

“真棒！”我回答道，装出兴奋的样子。

这本古书是四开本的，已经泛黄，封面和书脊好像是用粗劣的小

牛皮制作的，还垂着一根褪了色的书签带。说实在的，议论这样的一本古书，有什么意义呢？

然而教授还在不住地发出赞叹。

“你瞧，”他自问自答地说道，“这本书漂亮不漂亮？是啊，漂亮极了！装帧得美极了！这本书容易打开吗？是啊，打开任何一页，它都不会合拢起来！这本书合得严吗？合得严，它的封皮和里页紧紧地合在一起，没有一处有空隙！过了七百年，它的书脊还没有一条裂痕！啊！就连博泽里安、克洛斯和皮尔各特等装帧大师也会佩服这本书的装帧艺术的！”

我的叔父一边自言自语，一边在不停地把这本古书打开又合上，合上又打开。我不得不问问他这本古书的内容，虽然我对它毫无兴趣。

“这本奇妙的书叫什么名字呢？”我急切地问道。我的热情有些过分，不能不说是假装出来的。

“这本书吗？”叔父兴奋地回答说，“这本书是12世纪冰岛著名作家斯诺尔·特勒森的《王纪》！是统治冰岛的挪威诸王的编年史！”

“真的吗？”我叫道，尽量装出有兴趣的样子，“这大概是德语译本了？”

“算了吧！”教授激动地反驳道，“译本？我要你的译本什么用？谁稀罕你的译本？这是冰岛语的原版著作，这种奇妙的民族语言既丰富又简单，它的语法结构变化无穷，词汇的含义也极为丰富！”

“就像德语一样。”我抓住机会巧妙地插了一句。

“是的，”我叔父回答道，并耸了耸肩膀，“不过也还有些区别。冰岛语像希腊语一样，名词有阳性、阴性、中性之分，又像拉丁语一样，专有名词要作性、数、格的变化！”

“啊！”我有些感兴趣了，“那么，这本书的字体漂亮吗？”

“字体？谁跟你说字体了，糊涂的阿克塞尔？字体可真漂亮啊！啊！你以为这是铅印本吗？啊，糊涂虫，这可是手写本啊，如尼文字的手写本啊……”

“如尼文？”

“是的！现在你要我解释这个词了吧？”

“我明白。”我用自尊心受到伤害的人常有的那种口气说。

可是叔父不理睬我，更加起劲地讲下去，给我说明我一点儿都不懂的事，也不管我想不想听。

“如尼文，”他接着说，“是古代冰岛所使用的一种书面文字，据说还是由古代天神奥丁亲自创造的呢！你来看看，来欣赏欣赏吧，你这个不信宗教的人，这可是天神想象出来的文字啊！”

我确实无话可说，真要五体投地了，用匍匐这种方式作为回答，会使天神感到高兴，就像会使国王高兴一样，因为这种方式有个优点，就是绝不会使他们难堪。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事，转移了我们的话题。

一张脏兮兮的羊皮纸从古书里掉了出来，落在地上。

我的叔父赶紧捡起这个玩意儿，那种急切的神情是容易理解的。一份古老的文件，在一本古书里不知藏了多少年，在他看来一定是非常珍贵的。

“这是什么呀？”他叫道。

同时，他小心翼翼地将这一小块羊皮纸平摊在桌子上。这张纸长约五英寸，宽约三英寸，上面横行排列着一些咒符般的文字。

下面就是临摹下来的原文。我模仿得丝毫不差，我尽力要让世人知道这些古怪的记号，因为就是这些记号促使利登布洛克教授和他的侄子做了19世纪最离奇的一次探险旅行。



教授对这几行文字研究了好一会儿，然后把眼镜推到额头上说：“这是如尼文。它的字体和斯诺尔·特勒森手写本上的字体一模一样！可是……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认为如尼文是学者们创造出来愚弄世人的，因此当我看到我的叔父一点儿也看不懂的时候，我倒不觉得难过。但是我看得出，这些字体像他的手指开始可怕地摆动时的样子。

“这总该是古代冰岛的文字啊！”他咕哝着。

利登布洛克教授理应认得这些文字，因为他是个通晓各国语言的学者。这并不是说他能流利地讲地球上两千种语言和四千种地方方言，而是说他至少会讲其中一大部分。

处于这种困难的境地，他的急躁情绪自然将完全流露出来，我正准备看一场狂风暴雨时，壁炉架上的挂钟敲响了两点钟。

与此同时，女佣玛尔特打开工作室的门，说：“午饭准备好了。”

“什么午饭，见鬼去吧，”我叔父叫道，“做午饭的人、要吃午饭的人，都见鬼去吧！”

玛尔特跑开了。我大步跟在她后面，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坐到饭厅里我常坐的位置上的。

我等了一会儿，教授没有来。据我所知，这是教授第一次没来用丰盛的午饭。而这次的饭菜多么好吃呀！一道香菜菜汤、一道加肉豆蔻的火腿熘黄菜、一道酸梅卤小牛肉，餐后甜点是糖渍鲜虾，还有莫赛尔美酒。

为了一张年代久远的羊皮纸，我的叔父竟放弃了美味佳肴。作为他忠心耿耿的侄子，我认为我必须为他吃，同时也为自己吃，确应如此。我实实在在地这样做了。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事！”女佣玛尔特说道，“利登布洛克先生竟不来吃午饭！”

“这真叫人无法相信。”

“这说明将有重大事件发生！”这个年老的女佣又摇着头说。

依我看来，这一点儿不能说明将有什么重大的事件发生，倒是我叔父发现他的午饭被吃光时必定会掀起一场轩然大波。

我正吃着最后一只虾时，教授的一声大叫将我从餐后甜点的绝妙享受中拽了出来。我一个箭步就从饭厅到了他的工作室。

第三章 破译的困惑

“这显然是如尼文，”教授紧锁双眉说，“不过这里面有个秘密，我要把它找出来，除非……”

他做了个激烈的手势，这表明他已经想出了办法。

“坐在那儿，”他继续说道，用拳头给我指了指桌子，“我说，你写。”我很快就准备就绪了。

“现在，我用我们文字的字母将这些冰岛文字的字母一个个读出来，你听好并记下来。我们看看会有怎样的结果。不过，圣米迦勒天使在上，你可要小心，不许写错！”

听写开始了。我尽力做了。字母一个接着一个念出来，记下来后就成了下面一组不知所云的文字：

mm.rnlls	esreuel	seecFde
sgtssmf	unteief	niedrke
kt,samn	atrateS	Saodrrn
emtnaeI	nuaect	rrilSa
Atvaar	.nsrcr	ieaabs
ccdrmi	eeutul	frantu
dt,iac	oseibo	KediiY

听写一结束，我叔父就将我写的那张纸抓过去，全神贯注地研究